道南源委錄

道南源委錄敘

明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濟南後學李

道南源委蓋今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時錄以詔博士弟子者也後十年予以按部行請所從政畢授是編卒業焉竊三嘆曰此非一方文獻之徵乎余不佞方代天子觀風海上於是蓋得其風之大者乃屬建州守楊子傳之而敘其事夫詞故無諸

喬士自宋儒楊龜山氏北學二程夫子載其道而南以有羅李之派至朱文公又集諸儒之大成以有蔡黃之派家傳戶習友濂洛而師鄒魯逮入我

朝郁郁乎文物大方矣今閩之博士弟子屐諸儒之故土而景其遺風誦法其師說其興而至於道也非復有喬土之俗難革也非復有北學之勞且遠難卒至也少宰

公有感焉嘗進博士弟子而詔之曰凡此
皆闡產也其學術源二程而委諸子孟氏
不云乎夫道若大路然夫二程者告楊子
以適於路者也楊子朱子者又告諸儒以
適於路者也然路可告也進止我也迷覺
我也其一日而至千里終身由之而莫知
所嚮我也非矣告者之得與也爾博士弟
子舉諸儒所嘗由與今人所得共由者寧

委而棄之將復別啓一貫乎抑柴立其中
而已乎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諸儒學術之源端有在焉博士弟子舉而
約之身心由源及委庶幾其有興哉是編
之大意蓋如此故今博士弟子又多聞諸
儒之風而興起者則少宰公之功也夫七
閩之風自龜山一變文公再變今少宰公
三變之余故謂得其風之大者將釆而上

之
天子藏之秘室使少宰公繼往開來之心不
局於一方而諸儒之澤益賴以不斬以是
從政或不背於道與若乃諸儒所造雖有
異同要皆不詭於名實而可述則少宰公
述之矣余何俊

道南源委錄後序

嘉靖壬戌秋

巡臺李公持繡斧按閩政尚德教務倡正學以風人心首遷建陽黌序以故址爲大儒書院一時青衿士嶽然前奮偲偲然嚮於道矣既踰年按建州出一筴示鸑曰此道南源委錄今詮部右丞朱鎮山公督閩學時所纂次者也公惓惓以道甄閩士重脩文公年譜及復廌山西山諸祠具有記旋嗣閩儒之聞道者遡源分委而成是

錄未鋟梓以擢行予拜

命按閩以公曽觀察是邦請所為觀察者公手是録諗予曰閩兵燹極矣孔子謂脩文德服遠人而疆理南海卒歸於矢文德之須蓋正學明文教張士脩孝弟忠信即干城亟矣在人心矣嗚呼閩學之不講舊矣矢德脩文其在兹録乎行梓之令青衿士人挾一冊庶幾其有興也余三復之悚容嘆曰道源於天而委於人心流衍布頀於東西南北非封疆之所能域限者自龜山負笈於程門明道乃

云吾道南矣蓋先此閩人未之傳聞也按閩中至洛甚邅邈而閩人又寂無談正學者龜山奮然獨倡不遠數千里以就學於伊洛始開閩學之源使其時閩有倡之者吾不知龜山之歸依探討何如也自龜山載傳而羅而李以及文公彼其時皆當季宋道術湮蝕宰執臺諫皆闇不知學甚且擯指爲僞以錮之而師友淵源自成自道冒諱觝危而不渝使上之人有崇之者其發明洋溢不知又當何如也今

聖明文道作人以銓部官天下之賢才廵臺論賢不
肖而上下之率注念正學閩之士先得
鎮山公以甄鑄之今又得
同川公以表率之其賢者在
同川公方以薦之
天子而
鎮山公將以服之庶采矣此時視季宋爲何如也
諸士幸生於諸大儒之里稽其譜系且半其後裔
九所從入於道者諸大儒皆已爲之疏浚其淤滯

而示之朝宗自委而泝之源豈待求道於數千里之外哉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無文王猶興昔歐陽詹躬絕學之後興起於觀察常公之教亢迹自樹至與韓子相頡頏此獨非閩之士耶道南之源流如是

上之人表章如是諸士所生之時所居之里文如是顧使歐陽詹得專美於前而不以豪傑自將者非夫也又致龜山載道而南至繫高麗之仰每遇中國使者必詢先生安在耆儒偉問非直式邦人

而寄治教道德威望有足以聳外夷而銷其他志者今島夷甫創海壖戒備士誠仰脩大儒之世業毅然自任由委之循不極其源不止文德脩明遠人自服干城亟矢信未有堅且利於人心者豈但高麗知有龜山先生耶鶚不敏敬承巡臺公之命以是鋟梓附大儒書院而附申脩文威遠之意以告多士多士懋哉懋哉

曲梁後學楊一鶚頓首書于建寧仕學堂

道南源委録

吏部右侍郎前福建提學副使萬安朱　衡編述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肥城李邦珍詮訂

凡例

一圖以龜山爲宗次豫章次延平次文公此正派也其他從龜山文公遊者淵源所漸異支同原則各圖于其側游廣平王著作並龜山遊程氏之門及再傳三傳庶幾不詭於程學者皆以其序列於圖左其不及圖者不録

一録稽之伊洛淵源録續考亭淵源録不具則稽之宋史稽之閩通志府州縣志稽之遺事行狀志銘要之期無遺於大凡

一道學之傳蓋未有盛於閩者惟盛則不可勝録姑於附録著其學要數言尚有事實不能盡見則所録者邑里姓名或并其邑里無稽則止姓名而已從闕文也

明興四公則列之續録

一録以道南為主故其文例遵朱子伊洛淵源

録等書節約其繁詞即語録語類等書不敢

槩舉

一諸儒之學雖皆本道南一脉考其歸宿或未

盡同要之不詭於名實足繫一方元氣而樹

之風聲者皆入録

一凡家庭自相師友者各以世附於傳附見曰

附提起者則不曰附如方道輔與伊川最知

劉屏山與籍溪白水並稱朱子先友皆以師

授無見姑寘附録故此編之脩重統也必以

龜山爲宗也

傅大博 名誠 致知 從朱子 陳伯謨 名沂 從朱

方道輔 名元寀 少與伊川同遊問學 傅光衡 字夢良 從朱

羅履山 名下羅 字彥仲 號李子

鄭樸充 陳士楷 字孝仲 從林艾軒

黃勗 字季野 號

林光朝 陳士楷 號 林平 字 [illegible] 陳 陳 林希逸 號竹溪

[illegible] 黃補 [illegible] 號先知

凡例終

道南一派圖

程子

王著作 福清 蘋

游察院 建州建陽

龜山楊先生 延平 時

何通判兑 邵武 馬時中門人

鄭秘書瞉 建安 謝蔡門人

豫章羅先生 延平 從彥

胡文定公安國 建州崇安 寅 宏

傳

方學士 莆 門人

林文節公光朝 莆 門人

延平李先生 劍浦 侗

籍溪 憲

劉著作朔

劉正字夙

李西山 郁

陳宗正 淵

劉白水 勉之

蕭清流 顗

曾宗丞 恬

廖中丞 剛

朱韋齋 松

已上七人俱從龜山遊

晦菴朱先生

陳龍圖 宓

楊至之 至

王近思 行

許存齋 升

潘瓜山 柄

林梅塢 學蒙

李經略 閎祖

林草堂 用中

劉文簡公 爚

陳北溪 淳

黃文肅公 榦

蔡文節公 元定 子 淵 沉

廖吏部 德明

李觀察 方子

劉存庵 砥

林蒙谷 夔孫

楊考功 方

陳秘撰 孔碩

楊信齋 復

黃壺山 士毅

鄭戶部 可學

方遯庵 士繇

方迪江 耒

真文忠公 德秀

熊勿軒 禾

黃不懼 績

三人俱私淑晦菴而有得者

其學得黃勉齋

已上二十三人俱晦菴門人

道南源委目錄

卷第四

卷第八

吳國華　儀

練質夫　繪

游執中　復

余隱之　允文

吳公濟　輯

蔡牧堂　發

劉屏山　子翬

林拙齋　之奇

劉德稱　嘉譽

[illegible]

邵季山　景之

羅宗約　愽文

游文靖公　九言

魏國錄　掞之

楊仲思　道夫

林文介 福清人　亦之

余占之　偶

范朝奉　念德

虞復之　知方

陳直講　士楚

詹大卿　體仁

余正敘　大雅

童蜚卿　伯羽

江建寧　默

許子春　景陽

歐陽慶祠　光祖

許子順　履正

黃季野　芻

劉潛夫　炎

陳齊仲

鄭文靖公　昭先

鄭知院　性之

林農卿　湜

王子正　遇

葉秘撰　武子

高兵部　禾

楊料院　仕訓

蕭

鄭穀叔　耕老

● 傅大博　誠

石洪慶　子餘

張知縣　彥清

李伯諫　宗思

李堯卿　唐咨

劉縣丞　剛中

饒知縣　幹

黃直翁　貢

梁文叔　琢
馮作叔　允中
蔡仲寬　樸
沈莊仲　澗
林若時　得遇
游子蒙　開
龔雲伯　郯
鄭齊卿　師孟
林貢士　蓍

林存齋　憲卿

鄭進士　文遹

潘立之　植

葉知縣　湜

陳縣丞　範

葉通判　文柄

陳縣尉　總龜

陳自脩　枅

劉正之　學雅

丁復之 堯

李縣丞 九

胡季隨 大時

劉壽翁 彌邵

蔣元肅 雝

○陳伯澡 沂

丘行可 富國

翁粹翁 易

卓廷瑞 琮

卷第十一

朱門附録

呂勝己 季克

鄧邦老

鄧衛老 絅

李公謹 文子

祝和父 穆

李子贇 東

余景思 元一

熊端操 節

詹縣憲　淵

張敬之　顒

黃德柄　謙

吳茂實　英

魏元壽　椿

游和之　倪

游連叔　敬仲

周元興　明作

吳和中　雉

劉圻父　子寰

黃仁卿　東

陳孔夙　仁仲

葉任道

蕭長夫

饒克明

黃升卿　杲

俞夢達　聞中

劉叔光　鏡

丘玉父　珏

江文卿

朱滚

黄令裕　孝恭

林巒

曹晉叔

朱會叔

王春卿

陳彦志　士直

○傅夢良　公弼
林仁實
上官安國　謐
許幼度　儉
陳敏仲　駿
黃尚質　榦
曾誠叟　逢震
程深父
程寶石　若中

蔣彥禮　康國

劉瑾　恪

魏元作

祝癸

劉子禮

劉叔通

黃仲本

朱飛卿

傅樞容

卷第十二

續録

陳布衣　真晟

周方伯　瑛

黃督學　仲昭

蔡祭酒　清

孔子没後千五百年而周元公兩程夫子出講業濂洛之間聚天下豪傑約之於心性於是閩人龜山楊子廣平游子著作王

子咸登其門游之學與楊埒獨龜山致程子吾道南之語歸閩一傳而得豫章羅子再傳而得延平李子三傳而得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濂洛之學造閩士若胡文定安國李西山郁陳默齋淵劉白水勉之蕭清流顗曾宗丞恬廖中丞剛俱從龜山遊者惟文定發揮斬裁之之學尊信先覺嘗自謂於游楊義兼師友且以其子寅宏與其從子銲溪憲各以洛學顯蓋其尤也清流之學得

朱韋齋益著韋齋子熹是爲文公文公奉其父韋齋疾革之語師事父友籍溪劉屏山子翬巳乃更學於延平得所謂靜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語蚤夜孜孜尚友乎濂洛捬其閫與於是蔡文節元定與其子淵沉黃文肅榦陳北溪淳廖吏部德明劉文簡爚與其弟炳李觀察方子林草堂用中林蒙谷夔孫楊信齋復李經略閎祖弟相祖陳秘撰孔碩林梅墖學蒙黃壺山士

毅潘瓜山柄鄭戸部可學許存齋升方遠
菴士縣連江耒楊至之至陳龍圖宓黃不
懼績彬彬然見於世真西山德秀熊勿軒
禾皆私淑文公學不詭於聖門者鄭秘書
轂何通判兑林文節光朝並生豫章延平
兩先生之世而或師謝上蔡或師馬特中
或師尹和靖門人傳之劉凤與其弟朔造
就雖殊均之與聞乎聖道矣其方道輔諸
賢但各存姓氏標邑里閒摘其學之要語

次于篇俾後之學者參考而折衷之取其所長皆我師也至于我

朝名公碩輔勳業炳炳不爲不多而其潛心理學得與斯文卓然爲後學所宗者代有其人庶幾哉濂洛之流裔上應星象矣孔子曰文不在茲乎閩故無諸之國濵東海屹武夷諸峯鬱爲奥區其分野在牛女之墟元龢融液發于人文駸駸然與鄒魯並稱豈地氣更運然耶可以爲文矣後有興者猶

有待而録

莆田縣儒學教諭王　蕭

興化府儒學訓導陳懋儉

建寧辛酉解元趙秉忠

諸生鄭應旂

吳大揚

方夢升

林士升

林文[illegible]

張天衢
鄭日休同校

道南源委録卷之一

龜山楊先生　子廸

墓誌略

公諱時字中立南劒州之將樂人資禀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深精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

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城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遂陳論十餘事執政

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托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

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此金帛又遂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

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開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令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又言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

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祗祖考安樂之無後艱爾而安石獨爲此說後

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奢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䟽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郎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除閑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厲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

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造巳仕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

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與教諸宫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覵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脱粟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廈屋皆若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生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寮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

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寖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嘗小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哉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胡安國撰

行狀畧

先生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

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
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
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
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以名聞遂以秘書
郎召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儆亂先生
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
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
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

容物人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之學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呂本中撰

明道先生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見程氏外書下同）

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雕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吾於謝游楊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佑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胡康侯語

嘗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

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謝顯道語

胡文定公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明應仲書云楊先生
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見胡文定公集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
得已勉强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
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飲食衣服居處
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
衆多之口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
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䛐無害也
但行録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

之意却從嫌其太早亢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莞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所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爾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爾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妾直阮吴元忠輩盡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决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

段狼狽也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故龜山之赴召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爾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 胡康侯答陳幾叟書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

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答以老不能辨事
惟求一筦庫爲貧爾愼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
官近毘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爲求
得之馳以告公愼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授
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
不以爲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愼求不察吾意
爾五年秋未果退闕因傳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
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
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允

免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以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浙淮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陳幾叟語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朱晦庵語下同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
此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
用决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
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
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以下俱先生論學要語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未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爾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以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耑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爲已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罟擭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罟擭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

也置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罟擭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之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罟擭陷穽則人孰爲不善邪若夫物格而知至則自全牛游刃有餘地矣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勝窮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

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托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可也玆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
物皆備於我矣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
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咨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
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

焉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覽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取予適於

義而已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

某甞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倖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

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
相尚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
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言語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
之意得矣
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
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物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
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

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君正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

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誇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消搖游養生主曲譬廣

喩張大其說論其要則消搖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爲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眞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迪字導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凛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𠂆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

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决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子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曰吾不

及也

游察院

墓誌略　龜山先生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以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

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
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子
往見之伊川謂子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
亦絶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
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
録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
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
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
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除

簽書齊州判官聽公事丁大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两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大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讁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

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擿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村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吕有賢行事舅姑以孝閨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閒言公素貧不治生産夫人攻苦食

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捄握損揆拂女

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

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渾然資質溫厚南

劒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意意便道到一作中庸矣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

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

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大槪閒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友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

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辯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第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

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
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
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
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
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
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
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
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
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

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

伊洛淵源錄卷之一　終

道南源委録卷之二

豫章羅先生

行實

先生諱從彦字仲素劒浦之羅源人父神繼先生自㓜頴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徃學焉乃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

閒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初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䟽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説甚善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

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所傳之奥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

斷氣象呂舍人以詩敘諸廟壁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嘗著遵堯録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熈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唱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録春秋指歸晩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敘早没無嗣見豫章文集附録

龜山為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

者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宋史道學傳

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羅華語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略曰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雖知真儒有作

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

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李延平語）

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朱晦菴語下同）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惬
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
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
出

羅公從彥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
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
遂彰明於世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
公發之陳協謚議畧

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

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泒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周垣覆議畧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

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以下俱先生論學要語

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

亦易乎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
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
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爲
孔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邪夫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
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
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
不屑世務其下流爲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辯

也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巳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胡文定公 子寅宏寧從子憲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少長入太學晝夜刻

爲同舍有顗昌蕲裁之嘗聞伊洛程先生之學獨許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强識致日明文辭逈出流輩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大學録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

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撥薄遊成都逾告期不歸爲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録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録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及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爲民害學校其

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嘗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剌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已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

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
公退居荊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
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
乃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政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
矣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
年寖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祭丁令
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
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逡巡謁
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

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嘗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
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旣不
失令人之本心又不咈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
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
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
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
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
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
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

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旣定君

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夷狄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脩政事攘夷狄之風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

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
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己不同者即
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於詞色乃言於
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
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
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
天下士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污
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
乃諷臺諫犄角論今稍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

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案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㮚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文以於公嘗有推

撫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
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
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近州郡
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翺翔漢上
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
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游說珏坐貶言侍從之臣雖
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
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
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

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群臣益分門戸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毎出必有

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
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
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
不進今上登極召公為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
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趣命之意而黃潛善方
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良於心意益疾公因於免奏
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
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
會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

職守必以顓愚妄發于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
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
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
以禮敦遣子寅時脩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
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竚之意公以建康東
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
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
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

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奥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虚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注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一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黄潛善汪伯彦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傅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

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録用淪滅三綱乃
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
勝非不能死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洎江都督用
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
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
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
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
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
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

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皆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徹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

當貴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罷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頋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擠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説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

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嘆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少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辯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

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採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脩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

獲謹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脩有用之
文少報無功之禄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
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
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
公學術頗僻行義不脩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
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敷文閣直學士
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没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
公負傑出絶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

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
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
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邪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
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
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
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
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
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
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其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

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昃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隍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事當至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嚬蹙曰流光可惜

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潁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

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脩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

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

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從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獨挺其秀然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

於巖正中有蕭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蘖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於其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

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固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嘗察公心意

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爲文定云云

寅字明仲本安國弟淳之子安國取而子之寅早聞道於家庭與弟宏磨礲薰炙所學粹然長從河東侯師聖遊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中進士甲科歷校書郎從楊時遊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入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寅

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以張浚薦爲駕部郎
官尋權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寅上書乞按行
淮襄絶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
効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數千言疏入宰相惡
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曰脩政
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
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遣
使講和寅專以復讎爲請乞罷使命以與張浚異議
乞郡便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改集英殿脩撰復

以待制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外艱服除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憾之不已坐通李光落職新州安置檜死復元官卒謚文忠寅志節豪邁初安國頗許秦檜靖康之節及檜擅國寅遂與檜絕在新州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於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為致堂先生建寧府志

宏字仁仲安國長子從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數千言有曰徽宗欽宗刼於讎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哭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茲夫以踈賤痛心于此尚欲有爲況陛下當其任乎未言陳東馬伸以直諫正論死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是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以天子威靈乃不能保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

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司業高閌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其略曰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葥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

學者稱五峯先生

寧字和仲安國次子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寧手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籍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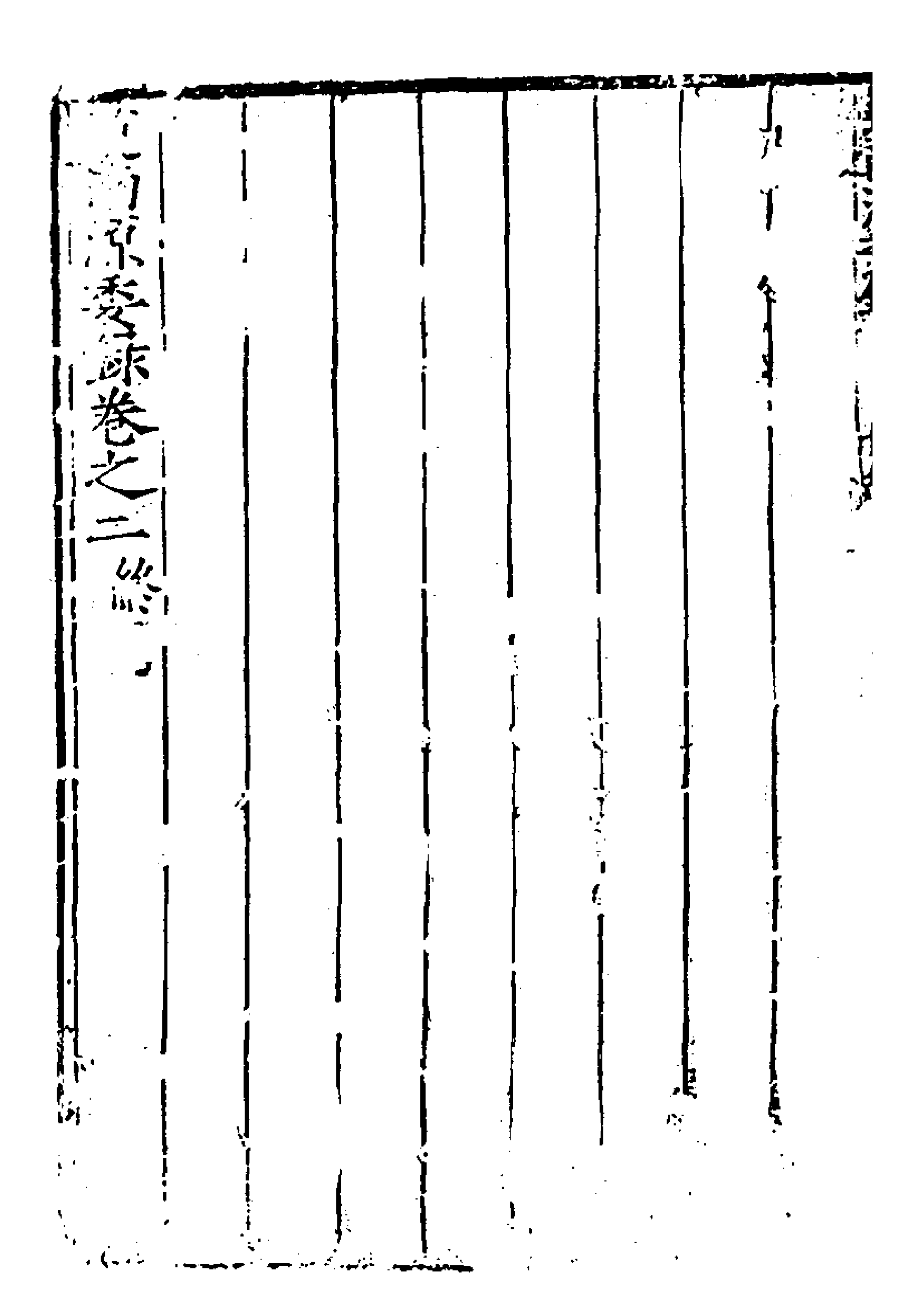
行狀略

先生諱憲字原仲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稍長從文定公學始學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于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

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于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于人力田買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矼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而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教之

以古人爲己之學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
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是
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
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群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
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
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
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于是向之
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錡浚
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平居危坐植立

時然後言望之楊然如枯木之根而即之温然含
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
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
以己說與他文章稿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惟白水
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游
更相切磨以就其學云



[illegible]卷之二終